

書用專大

中國社會政治理史

著 武 孟 薩

三民局印行

大 中 华 书 局

中 國 史 上 古 政 治 史

上 古 史

中 國 史 上 古 政 治 史

中國社會政治史

(二)

著 武 孟 薩

士學法學大國帝都京本日：歷學
任主系政行兼授教部學大校學治政央中：歷經
長院兼授教院學法學大山中
長院兼授教院學法學大灣臺
員政參會政參民國屆歷
員委法立

行 印 局 書 民 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四版

◎中國社會政治史(二)

基本定價 肆元

孟 強 武

劉 振

著

必 翻 所 版
究 印 有 權

發 行 人 薩 孟
印 刷 出 版 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號〇〇二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局聞新院政行
號一八第字著內臺照執權作著

中國社會政治史(二)目錄

第五章 三國

第一節 三國的分立.....一

第二節 官僚政治的敗壞及世族政治的萌芽.....三一

第三節 正始之風與思想的頽廢.....五五

第四節 北方經濟的復興與晉的統一.....七一

第五節 魏的政治制度.....九三

第一項 中央官制.....九三

第二項 地方官制.....十一

附錄 三國建元表.....十三

第六章 晉

第一節 封建制度與八王之亂.....二二

第二節 蟬族移動與晉的南渡.....二三

第三節 風俗頽敗與政治腐化.....二三六

第四節 晉的滅亡.....二四一

中國社會政治史

一一一

第四節 世族政治的成立

一一七

第五節 晉的政治制度

一一七

第一項 中央官制

一一七

第二項 地方官制

一一八

附錄 晉建元表

一一八

第七章 南北朝

一一九

第一節 南北的對立

一一九

第二節 世族政治的完成

一一八

第三節 政制的敗壞

一一四

第四節 佛教的流行及其與吾國固有思想的論爭

一一六

第五節 南北的逐漸統一

三五七

第六節 南北朝的政治制度

三七四

第一項 中央官制

三七四

第二項 地方官制

四〇一

附錄 南北朝建元表

四〇八

中國社會政治史（二）

薩孟武著

第五章 三國

第一節 三國的分立

東漢末年，閹宦秉政，朝綱崩弛，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民不聊生，盜賊蠭起，而黃巾亂後，又有董卓之難，地方經濟完全破壞。最初是洛陽破壞。

舊京（洛陽）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吳志卷一孫堅傳）。

其次是關中破壞。

時三輔民尙數十萬戶，催（李傕）等放兵刦略，攻剽城邑，人民餓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魏志卷六董卓傳）。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後漢書卷一百一董卓傳）。

再次是江淮破壞。

江淮間空虛，人民相食（魏志卷六袁術傳）。而今天下只強以淮漢流域，而百官式過淮窮而歸，皆營巢於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晉書卷三十五州郡志二）。

終則中原之地無不破壞。

中原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吳志卷十一朱治傳注引江表傳）。

而如曹操所說：

今四民流移，託身它方，携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魏志卷八陶謙傳注引吳書）。

國民經濟的破壞勢又影響到國家財政，而令天子只能以野棗充飢，而百官乃披荆棘而居，尚書郎以下自出採梠，或餓死於墟巷之中。

帝（獻帝）東歸也……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糇糧。……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

狀況如斯，朝廷威嚴完全掃地。天子與百官會議，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司隸校尉出入，民兵竟抵擋之。

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擋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遣。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魏志卷六董卓傳注引魏書）。

漢家政權快將顛覆了，各地牧守遂割據州郡，擁兵稱雄。他們何以能割據？因爲他們有軍隊。他們何以有軍隊？因爲農村崩潰，百姓流亡，社會有過剩勞動力。漢置正卒之制，本來採用徵兵制度，在勞動力缺乏之時，統治者要組織軍隊，只有採用這個方法。因爲人民既然都有勞動的機會，試問誰人願意從軍。統治者不能利用工資，雇用兵士，他們要組織軍隊，只有一個方法，即強制徵召的方法，這樣，

徵兵制度就成立了。但是土地兼併之後，許多農民排斥於農村之外，成爲流民，而使社會有了過剩勞動力，這個流民的存在就是傭兵制度成立的條件。由此可知統治者採用徵兵制度或採用傭兵制度，乃看社會有沒有流民。沒有流民，只能採用徵兵制度，流民過多，可以採用傭兵制度。但是在傭兵制度之下，人民當兵是爲生活所迫，他們常預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誰肯拿出最高的金錢，誰便能收買最多的軍隊。國家的軍隊變爲個人的私兵，於是軍閥就有割據的工具。東漢末年，百姓飢窮，盜賊蠭起，固然人口減少了許多，但是社會經濟已經完全破壞，而兵亂相承，民不安居，所以勞動力又發生了相對的過剩。他們流移就穀，中原人民或奔徐州。

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魏志卷八陶謙傳）。

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魏志卷十荀彧傳注引曹瞞傳）。

而青徐人民又南至揚州。

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吳志卷七張昭傳）。

北至幽州

劉虞拜幽州，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後漢書卷一百三劉虞傳）。

關中人民或奔漢中。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張魯，時據漢中）者數萬家（魏志卷八張魯傳）。

或入益州。

南陽三輔民數十萬戶流入益州（後漢書卷一百五劉焉傳）。

或就荊州。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魏志卷二十一衛豐傳）。

百姓流移就穀，而既無生產工具，當地穀價雖然低廉，亦必無力購買。他們要維持生活，只有投身上於軍隊之中，於是各地牧守就將他們收編為軍隊。例如：

劉焉為益州牧，初南陽三輔民數十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後漢書卷一百五劉焉傳）。

這就是軍閥割據的原因。最初各地牧守以及地方豪強無不擁兵稱雄，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

董卓蕩覆王室，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魏志卷二文帝紀黃初七年注引典論）。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表

據地	姓名	史
司隸		
曹 操	曹 操	靈帝末，袁紹爲司隸校尉。董卓入洛陽，袁紹出奔冀州。繼任司隸 者有劉岱、黃琬、李睌等。建安元年曹操謀迎天子，將兵誣洛陽，韓遂走死，詔以操領司隸校尉，曹操遂奏天子遷都許昌。
兗州	曹 操	靈帝末，劉岱爲兗州刺史。初平三年黃巾賊寇兗州，岱戰死。時曹操爲東郡太守，州吏迎操，操遂領兗州。興平二年詔拜操爲兗州牧。
魏	魏	魏志卷一武帝紀

冀州	豫州	徐州	南譙
袁紹	劉備	呂布	陶謙
公孫瓌	公孫瓌	公孫瓌	魏志卷八陶謙傳
袁紹汝南人，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中平六年爲司隸校尉。董卓入洛陽，紹奔亡冀州。卓以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乃拜紹勃海太守，紹遂以勃海起兵。初平二年冀州牧韓馥見人情歸紹，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建安四年擊破公孫瓌，並其衆，出長子諱爲青州，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是時曹操已迎天子都許，紹欲令操徙天子都鄴城，以自密。	興平元年曹操引兵擊陶謙，劉備往救，謙表備爲豫州刺史。謙卒，備領徐州。建安元年呂布襲下邳，備走歸曹操，操以備爲豫州牧。建安五年備受獻帝密詔，誅曹操，事覺，備東走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後又走依劉表。	呂布五原人，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並其兵，布遷至中郎將。司徒王允密謀誅卓，使布爲內應，布遂手刃刺卓。由是李等還攻長安城，布將數百騎出武關，陳留太守張邈迎布爲兗州牧。曹操破之於鉅野，布東奔劉備，乘備東擊袁術，襲取下邳，自稱徐州刺史。建安三年曹操自征布，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出黨，故每戰多敗。曹操圍之，布降，於是益殺布。	呂布五原人，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並其兵，布遷至中郎將。司徒王允密謀誅卓，使布爲內應，布遂手刃刺卓。由是李等還攻長安城，布將數百騎出武關，陳留太守張邈迎布爲兗州牧。曹操破之於鉅野，布東奔劉備，乘備東擊袁術，襲取下邳，自稱徐州刺史。建安三年曹操自征布，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出黨，故每戰多敗。曹操圍之，布降，於是益殺
魏	魏	魏	魏志卷七呂布傳
魏志卷六袁紹傳	蜀志卷二先主傳	蜀志卷六呂布傳	

并州	青州	幽				
		遼東		公孫瓊		
高幹	袁譚	公孫度	袁熙			
靈帝末，董卓爲并州刺史，初平元年舉兵討董卓，尋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三年徙爲東郡太守，四年私署長子譚爲青州刺史。建安十年曹操擊斬之。	靈帝末，董卓爲青州刺史，初平元年舉兵討董卓，尋卒。袁紹私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十一年曹操擊破其軍	公孫度遼東人，少爲郡吏，後舉有道，爲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靈帝中平六年董卓薦度爲遼東太守，初平元年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建安九年底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皆小，衆立康弟恭，爲遼東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淵晉尊恭位。景初元年自立爲燕王，二年魏遣司馬懿擊滅之，斬淵。	袁熙盡有其地。九年袁熙爲其將魚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稱幽州刺史，驅率諸部太守令長，背袁向曹，幽州遂爲曹操所有。後熙及其弟尚奔遼東，爲公孫康所殺。	初平四年袁紹私署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建安四年公孫瓊兵敗自焚，袁熙盡有其地。九年袁熙爲其將魚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稱幽州刺史，驅率諸部太守令長，背袁向曹，幽州遂爲曹操所有。後熙及其弟尚奔遼東，爲公孫康所殺。	公孫瓊遠西人，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會烏桓反叛，征討有功，累遷至降虜校尉。靈帝末，劉虞爲幽州牧，瓊與虞相持。初平四年瓊破擒劉虞，盡有其地。瓊恃其才力，不恤百姓，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建安四年袁紹攻瓊，瓊兵敗，自焚死。	近，曹操拒之。五年紹簡精卒十萬，騎萬匹，遣將攻許，大敗於官渡。紹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少子尚嗣。九年曹操擊破袁尚，尚走依袁熙，冀州平，操自領冀州牧。
					魏志卷八公孫瓊傳	
					魏志卷六袁紹傳	
傳 魏志卷六袁紹傳 ，參閱卷六董卓傳	魏志卷六袁紹傳 ，卷七臧洪傳	魏志卷八公孫度傳	魏志卷八公孫度傳	傳 魏志卷六袁紹傳	魏志卷六袁紹傳	

州	荆	州	益	涼
荊州	南陽	漢中	益州	馬騰
劉表	張繡	張魯	劉焉	
劉焉江夏人，少仕州郡，舉賢良方正，累遷至太常。焉見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遂出爲益州牧。興平元年卒，州大吏立焉子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遣使請劉備入蜀，十九年劉備進攻成都，璋降。	張魯沛國人，祖父陵客蜀，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初平元年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建安二十年曹操拔漢中，張魯降，封閼侯。二十四年劉備又攻取漢中。	劉焉江夏人，少仕州郡，舉賢良方正，累遷至太常。焉見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遂出爲益州牧。興平元年卒，州大吏立焉子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遣使請劉備入蜀，十九年劉備進攻成都，璋降。	劉焉江夏人，少仕州郡，舉賢良方正，累遷至太常。焉見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遂出爲益州牧。興平元年卒，州大吏立焉子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遣使請劉備入蜀，十九年劉備進攻成都，璋降。	馬騰扶風人，靈帝末，與韓遂俱起事於西州，漢朝以騰爲征西將軍，遂爲鎮西將軍。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其子超領騰部曲。建安十六年曹操與馬超戰於渭南，超大敗，南走蜀，關西平，馬騰伏誅。
劉表山陽人，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初平元年荊州刺史王叡爲孫堅所殺，詔以表爲荊州。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表，未至，表病死，少子琮嗣，以荊州降操。及操敗於赤壁，荊州之地遂爲吳蜀瓜分。二十四年關羽北伐襄樊，吳發兵襲羽，斬之，遂定荊州。	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張濟族子。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濟死，繡領其衆，屯宛。曹操比年攻之，不克。及曹袁戰於官渡之時，繡以衆降操。	張魯沛國人，祖父陵客蜀，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初平元年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建安二十年曹操拔漢中，張魯降，封閼侯。二十四年劉備又攻取漢中。	蜀志卷一劉焉劉璋。	蜀志卷六馬超傳
吳	魏			魏
魏志卷八劉表傳	魏志卷八張繡傳	魏志卷八張魯傳	蜀志卷一劉焉劉璋。	

交	州	揚
	江東	淮南
	孫策	袁術
		袁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舉孝廉，除郎中，後爲虎賁中郎將。董卓入洛陽，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引兵入陳留。曹操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興平二年遂僭號，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建安二年曹操大破術軍，四年術因資實空盡，士卒散走，憂懼不知所爲，欲北至青州，從袁譚，道病死。
初平四年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治壽春。興平元年朝廷又命劉繇爲揚州刺史，治曲阿。二年孫策擊劉繇，繇敗走，策遂取丹陽吳郡。建安元年取會稽，四年袁術死，策又克廬江，下豫章，而分豫章爲廬陵，是爲江東六郡。五年策死，弟權襲其餘業。		
吳	吳	魏志卷六袁術傳
		吳志卷一孫策傳 ，參閱魏志卷六 袁術傳

這正如王粲所說：「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注引文士傳），而「紹（袁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魏志卷十二鮑勛傳注引魏書）。他們互相攻戰，最後中原之地只存留袁紹與曹操兩個勢力。他們兩人出身不同，袁氏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之位，「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魏志卷六袁紹傳）。而曹操則爲「姦閥遺醜」，父嵩乃中常侍曹騰之養子，世人「莫能審其生出本末」（魏志卷一武帝紀）。東漢之世，勳臣外戚，金紹相繼，膏腴見重，已經成爲一代風氣。而閹宦剝削萌黎，殘害忠良，又爲世人所共憤。這種境況甚有利於袁紹，所以一旦倡義，天下豪傑莫不依附。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初平元年袁紹遂以勃海起兵……以討董卓爲名……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

目錄
名（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袁紹傳）。

但兩人平日的履行又有差別。袁紹「折節下士，士多附之」（魏志卷六袁紹傳）。曹操「放蕩而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魏志卷一武帝紀）。東漢時代黨鄉清議往往可以左右人生的一世運命。汝南月旦號稱平允，許劭鄙曹操爲人，不肯品藻（後漢書卷九十四許劭傳）。袁紹「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袁紹傳），這種聲望亦有利於袁紹，其名重天下，而能招徠英俊，是自少已然的。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袁紹傳）。

但是曹操善於改造環境。他自己說：

孤始學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魏志卷一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

他是宦官之孫，所以一經爲吏，就棒殺閻宦家人。

太祖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幸小黃門蹇硕叔父夜行，即殺之，京都歎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魏志卷一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及拜爲議郎，復上書剖陳竇武陳蕃正直無辜。

太祖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閻官，反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魏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

這種作風不但可以增加個人的身價，而且可以洗滌家族的臭聲，所以袁紹倡議於冀州，海內英雄羣起響應之際，曹操以閼宦子孫，而能成爲重要角色。此後運籌演謀，倏忽之間就與袁紹成爲對壘之勢。他們兩人性格不同，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魏志卷一武帝紀）。袁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魏志卷六袁紹傳）。這兩種不同的性格便和劉項一樣，決定了兩人的成敗。荀彧對曹操說：

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愾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
（魏志卷十荀彧傳）。

郭嘉亦批評袁曹的長短，以爲袁有十敗，曹有十勝，茲只舉四點如次：

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也。（魏志卷十四郭嘉傳注引傳子曰）。

楊阜亦謂：

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魏志卷二十五楊阜傳）。

袁紹「好謀而少決」，吳子（第三篇治兵）云：「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袁紹遇到大事，往往不能當機立斷。尉繚子（第七篇十二陵）云：「悔在於任疑，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此三患者袁紹均有之。案袁紹所恃以號召天下者乃是四世三公，這個名義須以漢帝的存在為前提。天子播越，袁紹首倡義兵，理應奉迎大駕，表示勤王，挾天子而令諸侯，蓄土馬以討不庭。當李傕郭汜交戰長安、天子東遷而至安邑之時，沮授曾勸袁紹迎天下於鄴。顧袁紹乃欲帝制自爲，不願受制於漢帝，竟然不從沮授之言。

興平二年，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卹宮鄭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蓄土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湧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奏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爲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願其圖之。」紹竟不能從。（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袁紹傳）。

於是天子遂爲曹操所奉迎，徙都許昌。

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未可卒制。荀彧勸太祖曰：「昔日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險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